

遂初堂文集

遂初堂文集卷之六

重刻漢紀序

代

自隋唐以來編書者馬班以下諸家之書謂之正史荀
袁以下諸書謂之編年之史夫編年倣於春秋依於左
氏年月日事相繫其體甚古其例甚精而不得謂之正
史何也唐志正史著於錄者七十五家九十六部五千
餘卷而編年止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餘卷何其盛
衰相去之遠絕也無乃左右史之失其職而致然歟抑
人情喜新樂異紀傳易於瑰奇編年近於平實故作者
多捨此而取彼歟紀傳於一人之本末一事之終始爲

遂初堂集

卷之六

詳編年則此事屬辭刪煩舉要若網在綱二體各有偏長一經一緯異同足以相參是非足以相正學者必博考而兼通廢一焉不可也司馬溫公作通鑑先之以叢目次之以長編編年之體於是大備溫公之意以人主不能徧觀全史故刪取其要勒爲一書按獻帝以班書太繁詔荀悅撮總其事纂八十餘萬言爲八萬餘言辭約事該溫公書實倣而爲之世但知通鑑學春秋耳春秋以編年爲編年者也漢紀及通鑑改紀傳爲編年者也改紀傳爲編年其迹似因而其功實創也溫公惟知其難故數稱荀書次西漢事多捨班而從荀乃今通鑑

盛行而漢紀一書若存若亡學者多不得見至如袁宏
干寶華嶠習鑿齒諸家之書遂無片言隻字見存於今
可勝悼哉可勝悼哉余家累世藏書盡於兵燹茲來晉
陽市肆之書漫不足觀民間又鮮藏本間訪傳青主徵
君於松莊案間見有荀氏書喜甚假以歸手自校讐往
往與班書相出入蓋荀書雖據依班氏他所摭採尚多
故頗存異同又有班書所未載者叅得失廣異聞固悅
本志也後人每据班書以改此書而其誤彌甚宋吳巖
李氏已言印本多訛此本爲明黃姬水所刻舛錯不少
適顧亭林先生來爲點定一過刊誤存疑遂爲善本因

念古書之在天壤日遠日亡此書在南方尚稱難得况於北地遂割俸刻之俾學史者有考焉異日得袁氏書當續梓其後簿書俗吏倥偬及此固自笑其迂愚世有好古君子未必不鑒余之區區也

日知錄序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
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
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
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
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勦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爲
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質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
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
嘗有空疎無本之學哉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
古自其少時鼓篋讀書規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

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間有豪雋之士不安於固陋而
思嶄然自見者又或採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
大若唐荆川楊用修王弇州鄭端簡號稱博通者可屈
指數然其去古人有間矣崑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
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
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抄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
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待試窮約以老然憂天
閔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
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
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

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籠自隨旅店少休披
尋探討會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於至當有
一獨見援古証今必暢其說而後止當代文人才士甚
多然語學問必欽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
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
手畫口誦掇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無賢不肖
皆知先生爲通儒也先生著書不一種此目知錄則其
稽古有得隨時劄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
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
正其謬誤至於歎禮教之衰遜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

先規切時弊尤爲深切著明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爲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
未少從先生遊嘗手授是書先生沒復從其家求得手
藁較勘再三繕寫成帙與先生之甥刑部尚書徐公健
菴大學士徐公立齋謀刻之而未果二公繼沒未念是
書不可以無傳携至閩中年友汪悔齋贈以買山之資
舉昇建陽丞葛受箕鳩工刻之以行世嗚呼先生非一
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
易代而後行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立
言不爲一時錄中固已言之矣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

者讀是書而慨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
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据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
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國史考異序

作史猶治獄也治獄者一毫不得其情則失入失出而天下有冤民作史者一事不核其實則溢美溢惡而萬世無信史故史筆非難博聞多識爲難博聞多識非難叅伍而折衷之爲難以司馬子長爲史記而劉知幾輩時摘其訛以歐陽永叔爲唐書而吳縝歷糾其謬則討論之功或未盡也明有天下三百年而史無成書奮筆編纂凡十數家淺陋蕪雜者固不足道卽號稱淹雅儼有體裁者徐而按之亦多疎漏舛錯不得事情良以列朝實錄秘藏天府士大夫罕得見而野史家乘淆亂紛

糅惟憑一說鮮不失真也亡兄力田以著作之才盛年
隱居潛心史事與吳赤溟先生搜討論撰十就六七亡
兄尤博極羣書長於考訂謂著書之法莫善於司馬溫
公其爲通鑑也先成長編別著考異故少牴牾李仁甫
倣其體爲九朝長編雖無考異之名而事蹟參差者備
載於分注蓋必如是而後爲良史於是博訪有明一代
之書以實錄爲綱領若志乘若文集若墓銘家傳凡有
關史事者一切鈔撮薈萃以類相從稽其異同核其虛
實積十餘年數易手藁而成國史考異一書盛爲通人
所稱許專言國史者野史家史不可勝駁惟實錄有疎

畧與曲筆不容不正參之以記載揆之以情理鈎稽以窮其隱畫一以求其當去取出入皆有明徵不徇單辭不逞臆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全史之良畧見於此矣方諸近代惟王弇州二史考錢牧齋實錄辨證體製畧同然王氏畧發其端而未及博考錢氏止成洪武一朝而餘者缺如茲編中亦援引二書而旁羅明辨多補二家所未及且有駁二家所未當者牧齋嘗見此書而貽書亡兄極相推服有周詳精密不執不偏知史事必成可信可傳之語藉令天假之年從容撰次俾有完史縱未敢言上追班陳下匹歐宋而視近代諸家之書或當

差勝無端遭潯溪之難不與其事而橫罹其禍併自著
之書亦從灰燼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考異全書合有三
十許卷今惟存六卷高皇讓皇文皇三朝之事當考正
者畧具焉不忍其泯滅支綴舊刻使之流通嗚呼前漢
之史成於班氏一門梁陳之書纂於姚氏兩世余之謫
陋不能踵成信史併考異散佚者亦未遑補續獨撫遺
編慚恨何窮敢述亡兄著述之本指與裁擇之苦心用
告後人此非史也而作史之法具焉雖孤行天下可也

寇事編年序

有明中葉如武宗之敗度熹宗之不君皆足以亡然不亡而亡於懷宗遯患如土木之蒙塵佞幸如彬寧之亂政奄寺如振瑾忠賢之肆毒皆足以亡然不亡而卒亡於流寇懷宗非失德之君流寇亦可辦之賊而日蔓月滋舉天下之全力莫之能制此豈獨一機一策之失哉其所由來者漸矣畧言其故厥有多端一由於守令貪殘明之末造政以賄成親民之官莫肯固心撫字但知剝下媚上以取陞遷民不勝誅求則羣起而爲賊賊日多而民日少以有驅之者也一由於大吏玩愒承平日

久人不知兵督撫監司多文臣少武畧寇之初起蔑視
爲不足平及其方張則爭言招撫曰姑撫之而修我戎
備一就撫則恬然無事而不爲之虞間有才能練達者
又意見不協文法拘牽莫克奏功一由於武臣驕蹇三
百年來武途積輕文臣率奴隸視之一旦有事以爲迫
而用我其庸駑者旣選輒畏縮卽知兵任戰者亦養寇
自封督責之急不得已力鬪取一捷卽高壘自便策調
不前三者皆寇之資也而其根本則在於朝臣植黨而
營私爲人擇地不爲地擇人人之媚已者親之異已者
憎之所親予善地所憎予危疆不問其能勝任與否惟

用以快恩讐主上用一能臣則羣而咻之商一良策則比而撓之遂使明作有爲之主宵旰焦勞於上而愈理愈紛愈撲愈熾卒至國亡身殉而後已故曰去河北賊易去中朝朋黨難痼疾成者不可療木心蠹者不可扶豈非百世之炯鑒哉凡爲史者將以明著一代興亡治亂之故垂訓方來明亡於流寇蹂躪遍天下自起至滅二十餘年是宜有專書紀其始末亡兄有意編纂明代之書先師戴耘野先生爲之分任寇事崇禎一朝無實錄取十七年之邸報與名臣章奏私家記載採輯成書用編年體排日繫事不漏纖毫依司馬溫公先叢目次

長編後通鑑之法寧詳毋畧寧瑣毋遺提綱綴目有條
有理自延綏起事迄西山餘黨之滅凡十八卷吳梅村
先生作綏寇紀畧既刻成有以先師之書告者購得數
卷歎曰志寇事自當以編年爲正恨見此書晚耳先師
旣沒未求得其藁崑山吳修齡以爲太繁稍加刪節附
著已見頗有發明一展卷而寇之出入去來盛衰分合
燦若列眉實史家之要書也覽者詳考焉而見當時禦
賊之方何者爲得何者爲失若覆敗局而審筭之一一
可了其細故蓋不可勝言茲特論其大者揭諸簡端以
爲力殺賊不如使民無作賊欲安民必先擇吏擇小吏

必先大吏欲外臣公廉必先廷臣精白此端本澄源之
論閱是編者重念之哉

殉國彙編序

前代殉節之臣未有如明之衆者也。兩漢之末，莽操擅權，陰移國祚。漢臣多歸心焉。盡節者蓋寡。唐安史亂，猶多死事之臣。迄於昭哀，不少概見。兩宋垂亡，見危授命之夫班班史傳。然未若有明自靖難時，殞身湛族者。已指不勝屈比其亡也。中外臣僚捐生殉義，踵背相望。且有未沾一命而奮身報國，視死如歸者。較之宋朝殆多數倍。此曷故哉？太祖得天下最正，列宗繼世最長。久遠仁厚，澤洽於民心。而尤慘痛者崇禎帝，非亡國之主，以一死殉社稷。亘古所無，其足動人哀思而激發其忠。

孝空也貞臣烈士天地之正氣身可殺名不可泯故有
身膏齊芥爲世大禁而兒童婦女猶樂道其姓字者然
載筆之士往往拘於忌諱致使不登志乘不列簡編歲
月浸久或遂湮滅無聞先師戴耘野先生有憂之銳以
編纂爲己任懷鉛握槧博訪旁詢得一人一事喜動顏
色折簡書之孜孜汲汲三十餘年乃成殉國彙編一書
彙凡數易初以地分繼以事斷最後定以官敘自閣部
大臣以至布衣諸生自京都以至滇黔閩粵無慮千餘
人又以女子死節者別爲骨香集隱遯後死者爲耆舊
集通三十餘卷雖不敢謂明季殉節者悉列無遺而觀

記所及畧備矣先生一儒生而忠義性成乙酉秋嘗欲從屈平遊而不得逃於浮屠旣乃歸里教授終身不入城市於編中諸人寤寐以之殫一生心力從事於此晚年嘗失其書傾產購得之而不全復搜討足成之其勤至矣嗚呼鐵函之書至易代而卒顯轉藏之藉歷數朝而竟傳毅魄所憑不可磨滅况乎興朝寬大不罪忠於所事之人嘉內監王承恩之殉主賜葬賜碑褒旌備至明史局開屢論在事無有所隱執簡者固當倣宋史之例于文陸諸人大書特書而先生此編無嫌無忌及今流通於世以備史家採擇以爲臣子勸忠可也奚必

遠秘堂集

卷之六

藏之名山傳諸異日哉

十三

曉菴遺書序

吾邑有耿介特立之士曰王寅旭生而穎敏絕倫不屑爲干祿之學枕經藉史綜貫百家心思銳入凡象數聲律之學他人苦其艱澁紛曠望崖而返者君獨殫精研窮必得其肯綮而後已尤邃於曆學兼通中西之術非徒習其法而心知其意非徒知其長而能抉摘其短自立新法用以測日月食不爽鈔忽神解默悟不由師傳蓋古洛下閎張平子僧一行之儔也性狷介不與俗諧著古衣冠獨來獨往用篆體作楷書人多不能識有譏其詭僻者然實坦夷粹白內行潔修砥節固窮有古人

之操與亡兄方田最善館余家者數年晚客語溪與張考夫錢雲凡用晦講濂洛之學德望益尊門人日進而疾病纏綿以中壽沒曆學竟無傳人吁可悼也余少時君以爲才而弟畜之講論常窮日夜勸余學曆粗有端倪以事散去不能竟學余遠遊及入仕君數遺書以古誼相規滾感其意比余歸里而君已逝且無子爲拜其墓而哭之從其家求遺書大半亡佚得詩文二帙著書數種有曰大統曆西曆啓蒙者囊括中西曆術簡而不遺曰丁未曆藥者君每歲推大統曆此則挈余布算者也曰推步交朔曰測日小記者辛酉八月朔當日食

君以中西法及已法預定時刻分鈔至期與徐圃臣輩以五家法同測而已法最密故志之也曰三辰畧志者君創造一畧可兼測日月星自爲之說自爲之解其文做考工絕古雅曰圖解者解勾股割圓之法繪圖立說詳言其所以然乃治曆之本源也而曆法六卷最爲完書會通中西定著一法法數備具可用造曆序中言西曆之於中曆有不知法意者五事當辨者十事非甚濬於曆莫能曉也其詩沉鬱刻澁文簡質以理勝而曆說曆策左右旋問答答萬克宗徐圃臣諸書言曆事者尤精核可傳憶亡兄修史書君分任十表索其藁無有矣

嗚呼天之生才將以濟世也曆術之不明遂使曆官失其職而以殊方異域之人克之中國何無人甚哉幸有聰穎絕世學貫天人能製器立法如王君者而生世不逢埋光晦迹其學不見用於時而亦無有能傳之者天之生君果何爲耶幸其書猶存其理至當烏知異日不有表章推重見諸施行者是君亡而不亡也謹錄而藏之稍有餘力則當鏤板以廣其傳宣城梅定九亦精曆術最服膺君著述亟訪求之不待千載而有知子雲之人君亦可以無憾矣

格軒遺書序

昔班孟堅之稱叔皮曰學不爲人博而不俗以是知爲人之學皆俗學也自科舉之法行士爭趨於速化不惟專治經生家言者保殘守已安於固陋卽見謂貫穿經史出入百家而其意止於措撫藻采增益辭鋒以供發策決科之用採春華而遺秋實有枝葉而無根柢夫安得不謂之俗學乎吾邑固多人材然有明三百年其卓然可列於儒林文學者蓋亦無幾則科舉之學驅之使然滄桑以還士之有才志者多伏而不出盡棄帖括家言而肆力於學於是學問文章彬彬可觀一時隱君子

自先兄力田而外若先師戴耘野吳赤溟及徐介白張
文通王寅旭輩皆以實學真品著聞其不甚著者則有
顧英白先生先生幼而好學遭亂絕意進取盡發古人
之書研窮討論務爲有用之學自天文地理曆術算數
水利農田以至經脈藥石卜筮占候之術莫不撥其源
委得其關鍵然未嘗表襮於人人亦罕知之先兄與先
生初不相知聞其善曆學試請推日至一握算而成遂
定交薦之姊夫畢修仲家爲塾師自是數往來余家余
少時猶及見之古貌古心言呐呐不出口質以經史疑
義則響應不窮外和而內介非其莪一芥不取落落難

合寧飢寒不妄就人竟窮約以死余刻松陵文獻時補
隱逸諸傳求先生著述不可得未及大表章頃見修仲
之弟雲臯自言受業於先生久受知最深嘗以遺書相
託沒後百計訪求十得四五間抱其書來可三十餘帙
皆細書密註手澤猶新爲之泫然悲且喜其書約有三
種一曰撰述考古證今發爲辨論凡詩文之屬皆在焉
一曰編纂取前人成書舉要刪煩訂譌補缺附以註釋
令後學易於討求三曰評選取諸子百家漢唐以來之
文及明人之詩考其源流疏其正變惟至精至粹者錄
焉蓋先生於學無所不究心而能沉潛討論務爲精核

大之期有益於身心次之期有裨於世用非誇多鬪靡者比學不爲人庶幾近之舉世方尚俗學宜乎知先生者寡異日有好學深思之君子因遺書以見其用心之勤學力之遠先生其不亡矣乎今人薄於師友有身至通顯而諱言其師之姓字者雲臯窮老困頓獨能收拾先生之遺書寢食與俱惟恐失墜有侯芭李漢之風余故因其請而敘之亦將以補文獻之缺略也

尚書講義序

先儒之學窮經而已矣一經明則一生之學術功業皆出焉其治之也專其用之也博故有專家授受之學而士不通經爲不足用近代取士試之以帖括之文局之以一家之說旣大異乎古又先四書而後五經人爭致力乎其先者而經學益衰然前朝場屋中猶經與書並重學使者試士亦必有經題今小試廢經不用而場屋中止視書義爲去取經義取不失旨而已不必精通考官例不得閱所習之經而閱其所不習者舉子益視經爲具文而經學或幾乎息矣夫先孔子而有經孔子特

刪定焉而之以之垂教身通六藝所以爲七十子也今乃
弁髦而土苴之可乎居今之世欲重實學必先尊經欲
尊經必令衡文者毋專以書義爲去取庶幾士勉窮經
而如綫之經學不墜於地此持世教者之責也雪崖龐
子世習尚書以其經舉於鄉比應薦試璿璣玉衡賦以
習書故尤精切稱旨遂擢官禁林迨出守建寧先刻
其大父修子公所撰尚書正旨茲復刻其曾大父川甫
公所撰尚書講義以序屬余余受而卒讀焉其大義一
遵蔡傳而於經文隱奧及詰屈聱牙之處皆曲爲暢通
且撮其要領彙括成文言約而義該理融而辭洽蓋會

萃諸家論著掇其菁英而出之者壁經得此猶如漆室
之燈緘滕之鎗津梁來學莫便乎此矣川甫公經明行
修而闡試不售僅官學博嘗受知於高陽孫文忠公延
爲子弟師文忠當國使人謂公邑宰可得也公謝不應
竟以教諭終爲人篤誠和易從而受經者戶屢常滿往
往得雋以去三傳而業益昌畿南稱明尚書者首龐氏
此書止一藁本藏於家公之孫遭兵亂失之旣三年忽
得諸鬻書者蓋公一生精力結聚於是不可泯也雪崖
官京師貧不能付梓會守建寧麻沙乃刻工之所萃始
獲板行之去作書時蓋七八十年矣讀之不惟見作者

美
二
之經術淳澁亦足明前朝取士猶重經義士子尚多以
治經名家者至於今而渺然無聞然羣聖之緒未宜絕
安知無振興之者異時經學或大重重則此書實爲壁
經之先路學者常家置一編龐公之姓名且與伏生同
不朽矣雪崖之不私爲一家言也旨深哉

文選論注序代

文選一書昭明敎文弊而作也秦漢以降作者如林雖風會遷流體製不一莫不本之以質宣之以文溫厚淳淡有典有則江左稍尚華瞻下迨齊梁駢麗之習成聲病之學盛取青媲白鏤葉雕花日趨於纖艷而古初渾樸之意盡失昭明有憂之於是芟次七代薈萃羣言擇其文之尤典雅者勒爲一書用以切劘時趨標指先正譬猶陳鼎彝於綺席之間奏鐘呂於繁音之會也跡其所錄高文典冊十之七清辭秀句十之五纖靡之篇十不得一以故班張潘陸顏謝之文班班在列而當時有

名文士若王筠柳惲吳均何遜之流槩從刊落崇雅黜靡昭然可見世人不察類以文選爲六朝駢麗之書真耳食之論矣昔人爲學有本有源文選者藝林之根柢詞門之闢闔唐人服習此書不啻高曾規矩卽退之于厚卓然以古文自名者其初亦熟精選理自宋以後此學遂衰今之爲古文者旣侈言左史韓歐薄選體爲不足觀而爲詞賦之學者亦徒知拾徐庾之糟粕效溫李之顰笑求其淵源漢魏含吐風騷者槩乎未有聞焉空疎淺陋之弊於何救之亦救之以昭明之書而已文選注存於今者李善五臣各自名家大抵援引奧博卷帙

繁多倍於本書明張鳳翼氏始刪繁就約爲纂注一書盛行於代顧其間採擇未精踏駁不少吳興閔赤如先生精於選學復爲淪注一書綜括六臣疏證伯起名物意義詮釋無遺簡而明曲而該諸家莫之能尚歲久鏤板散缺其後人持以見歸因爲訂譌補闕重加剞劂使爲完書夫選學之久荒由其書多澁文奧義學者不能驟通注家又多鈞章棘句讀不可了使學者畏難苦勞漸致蕪廢今淪注之爲書提綱挈領疏滯析疑具有條理使讀者豁然心開有導窾之樂無塗泮之苦方今聖主右文一時鴻生魁儒皆在金馬石渠之列選學復

與將在於茲學者誠能因澹注以精文選因文選以見
古人制作之源流庶幾文章爾雅訓詞敦厚於以發揮
皇猷潤色鴻業彬彬質有其文此書不爲無助纂言者
盡心焉可也

明文英華序

文之有選自梁昭明始綜攬八代千餘年成書止三十卷詩賦復居其半爲文僅二百餘篇可謂隘矣又所取多駢辭儷句偏於一體非文章之極則然其書流傳至今家諷戶誦良以時代旣遙專家文集勢必散佚惟掇其精英裒爲一編庶幾可久觀夫漢魏以選之文不見他書獨賴文選以存者衆矣謂非昭明之功不可也自後唐有文粹宋有文鑑元有文類雖去取不盡精書或備或不備而一代之文差有統紀明有天下三百年作者如林雖體裁遞變純駁不一要不可謂無文章而迄

今未有整齊薈萃勒成一書者此豈非學士大夫之責歟往余在京邸嘗與朱子竹垞商榷斯事竊謂明代名家如宋金華之渾厚方遜志之英爽吳匏菴之淳深王文成之明達唐荆川之紉徐歸震川之簡潔錢牧齋之雄博黃陶菴之堅凝是皆天地元氣其專集行世炳然與日星爭光罔不待選以傳此可以選可以無選者也洪永以降成弘以前人崇實學爲文多有矩矱而刻集不廣日就湮沒其僅存者雖不甚著名之家單篇隻簡亦多可觀此必藉選而後傳者也嘉隆以後摹倣蹈襲之風盛行鉅公聞人輒有文集汗牛充棟大半蕪葳間

有名篇傑作如珠汨泥如蘭沒草其不同歸覆瓿者幾
希此非選必不傳者也竹垞深然余言亦嘗有意共爲
討論而蹉跎未果比歸里門則顧茂倫先生已從事於
此再踰年而書成屬余爲之序且告之曰近代之文莫
病于多浮辭少實義三百年文章浩如烟海吾惟取其
有關於朝章國故民風世變者與夫賢臣烈士之終始
義夫貞士之事蹟則錄之論古足以訂譌考異述今足
以發潛表微則錄之其他遊談卮辭佞諛之文浮夸之
語雖工不載人則寧遺顯而收隱世則寧略後而詳前
信斯言也微獨前明卽以此衡量百代之人文奚不可

者夫知古而不知今謂之蔽見遠而不見近謂之矇學
者高語秦漢而明代之文曾未寓目是猶窮江海而迷
溪湖陳鼎彝而缺杯椀也得是書而尋源以達委探本
以竟末歷代文章盛衰離合之故洞然皆可考見於以
遠紹昭明之遺規近續蘇呂之絕緒豈不偉歟余私喜
論文大指與先生不殊獨愧先生一垂白病叟敗筆被
硯坐風牕漏屋中乃能鉤考百家網羅遺文爲不朽盛
事而吾儕精力未衰玩歲愒日忽忽無成異時爲竹垞
道之當復悵然興歎耳

五朝名家詩選序

詩章之道發乎心靈觸乎情境其所以爲詩者無弗同
至於按之而成聲被之而成文則洪纖高下必不能以
一致春之花爛熳夏之花照灼秋之花淡泊冬之花精
芬種族不同其於發天地之色一也黃鐘之函胡蕤賓
之清越金華之鏗鉤絲竹之窈眇節奏不同其於宣天
地之聲一也有人於此見桃李蘭蕙則留連眴賞而笑
藥芍英則閉目不觀聞考鐘伐鼓則歡怵踴躍而鳴琴
洞簫則掩耳疾走其不謂之大愚乎言詩者何以異此
自嘉靖七子有唐後無詩之說至今耳食者從而和之

宋元諸名家之詩禁不一寓目復於唐代獨尊初盛自大曆以還割棄不取斤斤焉劃時代爲鴻溝別門戶如蜀洛旣以自域又以訾人一字之生新棄而不用曰懼其墮於中晚也一句之刻露摘以相語曰惜其入於宋元也天與人以無窮之才思而人自窘之地與人以日新之景物而人自拒之其亦陋而可歎矣茂倫先生憂其然於是奮爲五朝名家之選綜括唐宋金元明諸作者斷自錢劉迄於何李凡三十餘家格不拘正變能別出機杼自立門戶者則取之選不操一律各存其人之本色各盡其人之能事而止上不及高岑王孟曰人所

熟習也下不及王李七子曰吾所對治也先刻七律行
世曰將以是爲嚆矢也往者先生嘗選唐詩英華盛行
海內今復出是編人頗疑其取去與前稍異里人有病
羸者迎國醫治之大服參苓而愈其後復病里醫亦進
參苓而病加增復迎國醫飲以涼劑乃已四十年前人
醉竟陵之糟粕乃者駸駸復墮濟南之雲霧先生之書
隨時補救因病發藥豈有他哉學者誠於此諸家之詩
錯綜參伍潛思熟玩盡其不同之致得其所以不同而
同之原乃能縱橫自運冥會古人若徒襲其皮毛落其
窠臼則今之爲宋元詩者惡趣正復不少執藥成病傳

遠初堂集

卷之六

十四

染更浚吾知盧扁望而反走矣

重刻李忠定公集序

古之君子得志則功業顯於當時不得志則立言垂于後世彼窮而在下者僅以言傳固其所也若夫遭逢人主致身將相而才略不展志業不遂徒以空言流布天下其可痛惜爲何如耶當宋室中衰人才敗壞幸而有李伯紀一人焉忠義性成明達世務節足以守經智足以應變蓋王佐才也使宣和靖康能用其言則北宋不至于亡建炎紹興能用其言則南宋不至于弱然而庸人忌之小人讒之宰執排之言路攻之使其身不能一日安於朝廷平時不用則亦已矣當大敵臨城之秋奮

身夬策排大難定大疑業有成效然而急則用之緩則
棄之一人之身乍賢乍否旬月之間旋召旋逐君子於
是歎三宗之闇而知宋祚之不振也公當國事急時一
日章數上其言昌明剴切洞中時弊有賈長沙之條達
陸敬輿之精詳於古名臣奏疏中最爲傑出其他雜文
詩篇皆根極道理發抒胸懷無不可起人敬愛者舊有
刻集其板久亡公邵武人也今邵武令購得舊本重刻
之以廣其傳余觀近日好事之家訪求宋元人文集有
隱僻不傳者得一帙一卷珍若拱璧然或風雲月露之
辭無裨世用卽或其文足傳而人材庸劣亦不足爲有

無孰若李公之忠孝文武人品既與日月爭光而文章之明白正大又如布帛菽粟之不可廢耶余來遊聞過公之祠墓見公之題刻慨然想見其爲人附名其集有餘榮焉故不辭而序之

葉少保文集序

人所以立於天地間者道德也事功也風節也三者有一焉斯足以不朽固無藉於文章然文章非根於三者雖工不傳而三者實有諸身則不必有意爲文而其文自足名世言其所灼知語其所實得與夫揣測而見矯強而言者迥乎不侔也惠州爲嶺南奧區宋以前鮮聞人至明而人文大盛歸善其首縣也以邑志家乘考之得卓然可傳者三人曰葉石洞先生曰葉少保龍潭曰楊文懿公復所石洞以孝廉奏萬言書作令比古循吏中年棄官入羅浮講學風節矯然不羣文懿初學白沙

繼師近溪晚多自得研窮心性徹見本原道純而德備
龍潭公爲贛郡守平萬山中積年劇盜撫甘肅時屢立
邊功平寧夏時拜之亂功業冠一時三公者皆人傑也
石洞刻意爲古文辭矯健成一家言文懿公制義傳誦
天下古文直抒胸懷條達俊快畧如王文成二公皆有
集行世久矣惟少保公以勲業著聞生平盡心軍國大
計無意以文詞自名有所著作多隨手散佚今其四世
孫適乃撫拾遺藁彙而刻之屬求爲之序因得受而卒
讀焉昌明洞達有源有委真經世之文也公少從何端
恪公遊講求作聖之學爲御史以建言被謫其於道德

風節非不足特以材畧濼長膽智明決任大事沛然有
餘故獨以功名顯觀其文忠君憂國之忱在時濟世之
念矢口橫溢出於自然至其論備邊講車戰精鑿如鼂
家令簡質如趙營平皆坐而言可起而行者卽酬贈慶
弔之文皆以至情真氣爲之而行文紆徐條暢不約不
豐取達其意而止不規規繩削而自中程度其與石洞
文懿鼎足竝傳無疑焉嗚呼士患不得乘時樹功名乃
以文章自表見耳若龍潭公生南海之濱起儒生至開
府立功西北塞上爲一代偉人豈復待文辭以傳而文
辭又卓卓如是視夫雕章琢句以爲工者不亦陋哉明

三百年文臣有武功者可屈指數若韓襄毅王成寧輩
文詞不少槩見而公裒然有集誠爲難得世家子孫多
有數典而忘其祖者適能文而甚貧節縮修脯輯公著
作次第刻之斯可嘉也先曾祖叅政公與公爲同年耒
私幸得綴名簡端故不敢辭適之請而敘之如是

張畱孺侍御疏草序

明之亡亡於文臣太重武臣太輕文臣太重而不習兵
事平居則蔑視武臣一旦疆場多故不得不仍倚以爲
重武臣素輕而有事之秋乃稍稍嚮用故其始也養寇
以自資而其旣也驕蹇而不用命以不習兵之人馭不
用命之將而當方張日滋之寇故亟戰亟敗以至於亡
其間非無慷慨任事之人奮身許國投袂請纓冀一當
劇賊而中朝又從而齟齬之使不克有成功迄於身沒
之後猶有不諒其心而橫加訾議者若梓州張侍御之
事可爲憤惋太息者也當侍御出按中州時流寇已大

張盡豫之境無不被蹂藉者而武弁方擁兵玩寇莫肯力戰督撫大吏以尺一調發多逡巡不前侍御素英果曉兵事見時事潰敗不勝其壯勇之氣抗疏請於朝願得換武階提枹鼓立軍門上報天子樞府意其有所覲望使人通意以開府陷之侍御謝不應遂改換總戎以侍御改總戎明三百年未有也御史雖七品官爲天子耳目臣出按一方權力與督撫等總戎雖大帥處積輕之餘不足當一方面吏巡方歲滿卽還臺坐待美遷而總戎擊賊賊不盡不休此其利害安危相懸萬萬而侍御甘以此易彼其憂國奉公壯往激烈爲何如哉而一

忤權貴意遂動多掣肘不得展布其才雖戮力行間大小二十餘捷而不見褒錄裨將一跌遂以奪官當時意見膠執功罪不明持祿養交之徒得志而捐軀任事之臣與世齟齬世事至此尚可爲哉易代而後史牒無微聞見異辭裨乘流傳遂多失實是使侍御之心事旣紬於生前復不得伸於身後勞臣志士將何勸焉今高淳令君侍御之次子痛其先人之心迹與其功烈不顯於世乃錄遂寧李如石先生所作侍御傳并自述野史辨謬一通上之史館別錄侍御改總戎時奏議數通屬余爲之序李先生故令長洲有聲績其人篤厚君子也爲

侍御傳非苟作者可以取信至讀侍御諸疏則其倉皇呼顛之情歐血酸辛之狀千載而下猶或見之而其先撫後勦辦賊功狀亦畧見諸疏中載筆者取節焉可也

交山平寇本末序

國史之敝其由野史之雜乎野史者國史之權輿也微野史則國史無所據依然古之書苦少今之書苦多古之作史者難於網羅今之作史者難於裁擇漢魏多纂言之書紀事者蓋寡六朝以降稗官盛行大抵齊諧志怪之流不侵史事宋元人著書始多及朝政後人因採以作史史稱最劣至明而無人有不有割記其見存者無慮千百家專紀時事者尚三四百種可謂多矣然體亦滋雜類多荒誕不根鄙俚舛錯可裨正史供採掇者十不得一二其病原於世之文士速求名而好著書不得

之目見耳聞影響傳說輒著於篇取增卷帙資談論而已亂事實而誤正史不服計也夫所爲作野史者正以身不當史官之職懼賢人傑士奇節異能之口就泯沒故及時書之以待後之人苟不詳慎且將以吾書之紕漏而反疑所紀之人之事爲虛其害可勝道哉善著書者則不然必親見其人灼知其事度非吾不能紀也而後爲書必覆覈較量無一言不核也而後成書斯其書可行於今可據於後卽與國史相表裏可也交山平寇木末者夏子宛來客晉陽作也交山阻河竝塞綿絡千里伏莽數十年調發數郡不能定邑令趙恒夫以一文

吏玩之股掌之上不頓一戟不絕一弦浹旬之間渠魁
坐縛此其事於史當大書特書及今無述後將何徵乃
其間以賊制賊以間用間情狀萬端非身叅籌畫洞悉
機宜者孰能筆而傳之此本末一書不可不作而作之
惟宛來最宜也宛來故閑於詞趙君此舉功又最奇宜
其鋪張揚厲有侈辭焉乃今讀其書於地形事勢曲折
變化如指諸掌而其敘功伐也有遺勞無溢美詳而有
體核而不誇後之史氏有錄交山功而傳趙君者於此
取裁焉猶製錦而衣之也令野史而盡若是又何病其
多而作史者亦何擇言之難耶交城故隸太原是役也

太原守周君力持之趙君賴以集事余適客太原具知其事題於簡端亦庶幾無愧辭也

余子迂草序

余讀五代史至王進傳未嘗不廢書而歎及觀陸放翁
序師伯渾集又喟然想見其人嗟乎衰亂之世趨走厮
養至竊名位擁節旄而瑰奇卓犖之士蘊其所有不沾
一命稿項黃馘以死人材視世運爲消長可勝悼哉當
明之季時事尚可有爲而應變失空譬之於奕著著皆
失夫豈無謀夫策士進說於前而莫之能用蓋當局者
不明旁觀者指點無益也吾友余紳子持其父君復翁
之遺草乞余爲序發而讀之見有治盜策六篇及上史
總漕李撫軍書言選將練兵制禦流寇之方與收拾人

心策厲才傑之道甚悉爲奇其才壯其志而惜其言之不用也翁休寧人明末見天下亂習韜畧騎射遊行江楚吳越間破產結客以節俠自許天文地形風角壬遁之術無所不諳喜言濟時大畧思有所試之屢獻策上書而寒士無媒棄置不省國勢已壞遣其長子從軍力戰以死退而修計然之業屢致千金輒散去垂老貧困不支喜事如故酒酣耳熱談天下事泉湧風發分題賦詩叉手立就長身鵠立意氣偉然真湖海之士也晚年移家平望余少與狲子同學因得識翁翁濺器余一日謂余吾有秘書無可傳者當授諸子甫得之爲亡兄持

去翼日遭變竟失之癸卯之夏偕子之武林之苕溪盛暑跼小艇中揮蚊達旦急難拯窮其天性然也余有四方之遊歸而翁已歿今又二十餘年矣撫翁遺藁追念平生不知涕之無從也士各有志當擾攘之秋織兒小夫委蛇媚世輒致通顯豈無王進輩人材而紆青拖紫者哉翁抱負如是卷而懷之甘從賣漿屠狗之流窮約以老此其所自哂爲迂而遠過人者正在此也集中詩二百餘篇大抵豪宕可喜六策條暢剴切有二蘇之風卽此足以傳矣

唐鑄萬潛書序

古之立言垂世者必有卓絕之識浚沉之思蘊蓄於中
多不可制吐而爲辭浩乎沛然若先秦諸子之書醇駁
不同奇正不一要爲各抒獨見而無所蹈襲故能歷千
載而不磨唐宋以還乃有勦說雷同之弊近代文人如
林而胸有獨見者甚寡大都依傍前人摭拾衆說稍藻
繪之以爲文每有徑尺之集按之索然無所有者文之
弊極矣唐鑄萬先生賦資英果制行高潔舉於鄉一爲
令卽罷歸盡發百家之書而讀之考古証今求其成敗
得失之故洞然心胸晚而學道奮以聖賢爲歸默証潛

修多所自得不爲應酬之文意所欲言則言之每一篇
出人爭傳誦余未及交先生先生沒後其婿王生出潛
書一編屬余爲序讀而歎曰此非今人之文也今人惟
無所以爲文之本故專求工於枝葉此則直披胸懷不
假繩削而氣克詞達高下咸宜論學術則尊孟宗王貴
心得賤口耳痛排俗學之陋論治道則崇儉尚樸損勢
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親如一家乃可爲治皆
人所不及見不敢言先生獨灼見而昌言之其文高處
闕肆如莊周峭勁如韓非條達如賈誼漢後無子間有
倣作萎蕙不逮斯編遠追古人貌離而神合不名潛書

直名唐子可矣先生蜀人父亨字曾宰吾邑未踰年罷
去轉側兵間齋志以沒家族燬於賊先生僑寓吳中酷
貧無子遺文將就湮滅賴有佳壻哀集梓行其可幸也
夫其可慨也夫

卓行錄序

古之良史於賢士大夫德業炳著者既各爲立傳至如
奇節至行一事而足垂千秋者則別爲敘述如後漢書
有獨行傳唐書宋史並有卓行傳五代史有一行傳皆
其例也夫士果道純德備渾然無一善之可名豈不甚
善然世難其人而貌爲中庸其弊或流爲鄉愿若夫性
情篤摯之夫孤行其意獨詣偏長往往足以風世厲俗
而愚夫愚婦一念精誠輒能動天地感鬼神雖或過於
中行亦不害爲狂狷聖門良有取焉吾友黃子圭菴樂
道人善纂輯百年以來覩記所及孤忠苦節高義厚德

之事可師可效者爲卓行錄若干卷或鉅公而節取其
一事或韋布而發揚其幽光細大不遺遠近畢採考前
史諸錄一代不過數人而茲編若是其多然吾猶恨其
少葢世運有古今而人心無古今風教有隆替而人性
無隆替故雖世衰道微而砥節厲行之士不絕於世浚
山窮谷下里編氓湮沒無聞者葢亦多矣誠得浚心博
識如圭菴者網羅遺佚大書特書卽烏頭綽楔之旌未
足爲榮而爲善於暗室者何憂不發聞於天下哉人亦
勉爲其可書者而可矣

增定史韻序

史韻者明冢宰趙忠毅公夢白所作也公以剛方端亮之資負澄清天下之志排佞鋤奸不遺餘力卒罹黨禍老戍邊陲荷戈之餘不廢書史間取前代故實括成韻語以訓初學其於世道興衰之際人材消長之間三致意焉蓋憂時憫世之志未嘗一日而忘信乎有古大臣風烈矣但其書首漢迄元中間不及諸僭國殊爲未備今桐鄉仲君開一取而增補之上遡三皇下迨明季以及十六國十一藩遼金夏之事犁然畢具兼取姓系事跡逐條分注又每朝繫以論斷於是史韻始爲完書而

趙公筆削之義益顯甚盛心也古之教小學者有三蒼
之書久已不傳今之鄉塾有史略鑑略歷朝捷錄等書
皆陋甚無足取豈若是書繁簡適中文質相輔誦之成
章而繹之有味也哉君子爲學將以識其大者誠於幼
學之初卽使讀是書而識興亡治亂之由忠佞賢不肖
之辨且聞趙公之爲人聳然敬慕而勉爲君子裨益非
細是仲君所以表章此書之意也夫